

中國人民文藝藝術

# 走向勝利的第一連

董彥夫 著



新華書店發行



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

# 走向勝利的第一連

董彥夫 著



新華書店發行

書號：0550 (54—005)

走向勝利的第一連

---

著 者：董 彥 夫

編輯者：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委員會

發行者：新 華 書 店

印刷者：新華印刷廠北京第一廠  
(阜成門外北禮士路)

---

1—20,000〔京〕

一九五〇年六月初版

## 目 錄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韓守紅的苦悶·····     | 一   |
| 第一步·····        | 一九  |
| 人們有心過日子了·····   | 三四  |
| 空前的頑強·····      | 五五  |
| 齊向恐懼開火·····     | 七三  |
| 尾巴成了排頭·····     | 八三  |
| 一連串的勝仗·····     | 九六  |
| 一朵襯着綠葉的大紅花····· | 一二八 |
| 後記·····         | 二四  |

## 韓守紅的苦悶

一九四六年十月，九團駐在水冶附近的清池村。一天下午，一連在院裏點名時，一營呂政委在隊前捧着一張命令宣佈道：『命令！着調二連一排長韓守紅同志任一連副指導員……』剛剛讀完，韓守紅提着背包從大門裏走進來，營政委就順便給大家介紹了一番。

韓守紅走進一連連部，連長秦啓忠，政指老史都在燈底下坐着，大家點了點頭，隨便談了幾句，也許因為剛來，沒有說更多的話，連長指着裏間一個炕說：『先休息

吧！』

熄燈後，韓守紅躺在炕上，一時却睡不着；他想：『事情到底來了！』原來要他到一連搞政治工作的事，半月以前營政委就給他談了。他自覺不識幾個大字，幹不了這一行。自己又從來是搞的軍事，生性也好那一門，便不敢答應。可是如今，如今命令下來了。他是好幾年的黨員了，黨的命令一定要服從。黨給的任務一定要完成！他想：『先莫着慌，慢慢學着來，試搭試搭看！』

## 二

第二天，部隊仍是休息待發。却奇怪，連部的人好像都不愛說話。連長和指導員也都像各有各的心思，他們對剛來的韓守紅，也是淡淡漠漠，不很搭理，像是沒啥可談的樣子。部隊不斷打仗，好容易有這麼個休息機會，也竟然連個大小的會都不開！

韓守紅坐在屋裏有些納悶，便主動的跟指導員提起工作來，這時候，老史才簡單

的把支部情形給他談了一下。

老史這同志比韓守紅年歲小，原來上級見他是個青年，也有些長處，很願意往政治工作方面培養他，便很快的由文書提成了指導員。他長的個高高的個兒，瘦條條的，一身新軍裝穿在身上十分勻稱，乾淨利落，口齒也很好，說起話來，愛用名詞。韓守紅這次調來一連，營裏並沒跟他談這兒幹部的詳情。他看人家大大方方的，能說會道，總以為這同志很有辦法，對他的話便連連點頭，句句稱是。

吃過晚飯，上面忽然來了命令：『準備出發！』天擦黑，九團便拉上村旁邊的大山了。

隊伍沿山梁走了二十多里。半夜時，到達山口上的一個小莊上。山下就是個平壩子，當中橫着一條觀台到水冶的公路。一連在這裏剛吃完一頓飯，就接到營部的命令，讓開出山口，到公路旁邊埋伏，阻擊水冶進犯觀台之敵。

連部三個幹部也沒談一談，連長把隊伍拉出村，帶到野地裏。指導員也沒有進行動員，出了山口，快到路邊目的地時，隊伍在一片窪地裏小歇了一會。然後，連長

說：『走！』帶着步槍班前面走了。指導員也說：『咱也走！』帶着小砲和機槍隨後也走了。韓守紅心想：『也許這是一連打仗的習慣，用不着分工的吧！』便和文書跟在指導員後面，向伏擊地點前進。

鷄叫時，來到公路邊的土壕裏埋伏下，大家靜靜的望着前面的路，看敵人過來了沒有。

等一會又一會，一直沒動靜。東方發白了！天明了，日頭出來了！還不見敵人的影！

猛的，側面的山包上打了一槍，這是怎麼回事？是誰的槍呢？秦連長扭頭一看，呀！山包上站着老長的一串人，都是大蓋帽子。敵人却從這邊來了！一連埋伏的壕溝，距山包只二百多米，怎麼辦？

山口上營部的衝鋒號響了。從山口扯出來的這一條綫，埋伏着一營的三個連，一連距敵最近。三個連的衝鋒號接着一響，秦連長喊了聲『衝！』隊伍『嘩』的一下撲過去了。戰鬥展開了。

一連衝到距敵人只有四十來米的地方，兩面拚開了手榴彈。不知敵人有多少，只聽見對面的火力越來越猛，好像有十多挺機槍在打，壓得一連不能抬頭。韓守紅和老史伏在部隊後尾，只聽得連長在喊：『機槍上來！』『小砲上來！』連的重武器都上去了，後邊二連三連的火力也一齊發動了，但是，仍壓不住敵人的火力！

陣地後面，老史和韓守紅在一塊爬着。老史頭貼着地，一邊喘着氣，一邊偷眼看着左右的情況。他立時發現前面死人躺了一堆，連長在前面一直着急，一直亂罵。他想要道：『一挺機槍打壞了，機槍班早下去了，前後都沒人了，事情不對頭！』

『我看看担架去！』老史給韓守紅說了一句，就開始慢慢沿着壕往後爬走了。文書一見指導員這樣，也帶着兩個彩號跟着去了。只留下韓守紅在原地等着，他只瞥了老史一眼，卻沒有動，他的決心是：『等連長回來我才能退！』

敵人的火力交叉射擊，子彈把周圍的棉花葉子打得嘩嘩亂響。韓守紅把頭埋在一堆小坎子底下，一點不敢動彈。過了半會，他忽而發覺自己這邊根本沒聲息了，對面敵人却在沒命的射擊，這是怎麼回事？

原來山口上營部的收兵號早吹了，是分區司令部打來的電話，說情況弄清楚了，進犯的敵人不是一團，而是好幾個團，便讓趕緊撤退。二連三連早撤走了，一連長秦啓忠帶着前面的人，也從斜刺裏撤上山了。敵人這一陣猛烈的射擊，正是在追擊他們。

韓守紅有些着急。他想：『不管咋，我要抬頭看看！看看前面還有人沒有？』便牙子一咬，兩手抓地，猛的一下，四下一照，——這一照，怎樣呢？韓守紅只覺得全身一軟，忽的一下把頭倒在了胳膊上。

前面是一個人都沒有了！只看見一片子屍首，一片子血。左面大路上有一股敵人，沿山邊又有一股，都正向這邊迂迴過來了，想把未跑進山口的人截在山外面。正面山包上的敵人也用火力追擊，把全部的武器都使出來了，事情就是這樣的！

『寧死也不能叫活捉！』他心一橫，決定跑。這念頭在心上飛快的一閃，擦的一下就站起來了。左拐右拐，扭麻糖似的向山口飛跑開了。跑一會，撲倒歇一會，跑一會，撲倒歇一會。氣喘得心口發疼，鼻尖上汗水跟雨一樣。

一爬到地下，子彈聲就聽得更清了：嗖！嗖！嗖！嗖！把身邊的土打成了一陣子白霧，把韓守紅濺成了一個土人。

敵人不但拿火力追，人也追上來了，不知在後面喊一些什麼。韓守紅急了，沒命的邁着步。直到進了山口，在一片窪地裏才略略躺了會，勻了勻氣，就起身又跑。

又上了一個小土坡，韓守紅發現前面有兩個人，一個躺着的，一個坐着的。他定睛一看，那個坐着的滿臉的血。忽的一下，韓守紅只覺着心上一酸：『自己的彩號！』可是他如今身上沒帶一點藥，情況又這麼緊，他一個人怎能弄走兩個？他走近去一細看，那個躺着的已經不能動了，只是還有一點氣，韓守紅問那個坐着的：『你是幾連的？』他動了動嘴，模糊的回答說：『我還認得你的！』韓守紅一下子記起這是連部的通訊員，一個還有希望活下去的彩號！

這一會，他的心禁不住回到戰場上去了，他想起了躺着的那一堆屍首，有些也許還只是彩號。他怪開連長、指導員了，他想：『情況一緊，連長不知道後面的情形，還能勉強說得過去，可是你哩？你爲啥退下去的？你在戰場上是幹啥的？你明明知道

還有一堆彩號丟在那，你怎的就一個人溜走了？怎的一點辦法也不想哩。」他想，假如戰鬥中組織工作好的話，當時的情況還容許拉走彩號的。

韓守紅在這兒想了好多事，後來敵人又追到這兒了，他扶着彩號進了溝，碰上了三營的人，才給通訊員上了藥，弄了副担架，回到自己部隊裏。

韓守紅回到連部的時候，天已黑了，連長、指導員歪里歪斜的躺在房子裏。老史燈下面看見了韓守紅，淡淡的說了句：『你回來了！』就完了，就又把眼睛閉上了。也不知沒有話可談，還是認為不必要多說話，連部的人，個個都像個泥菩薩。韓守紅剛來，也不好多嘴，只好睡了。

躺下的時候，韓守紅累極了，却一直合不上眼，他反覆的想：『原來一連的工作這樣糟！這主要是誰的責任呢！』

第二天，連的幹部都有牢騷。連長說：『只怪上頭偵察太馬虎，那麼多敵人，咱只有一個營，不打敗仗說啥？』指導員說：『情況那麼緊，誰願得上拉彩號？』可是戰後的整頓工作，誰也不積極的及時來做，戰士們的情緒很低落，一有空就想睡覺。

湊到一塊就說埋怨話。這一仗傷亡太大，一排滿共二十七個人，只回來五個！

那兩天，韓守紅很注意指導員老史的行動。這一觀察，使韓守紅大吃一驚。他發現這同志優點也還不少：講衛生，好整齊，會寫信唸報，會唱歌，會畫畫兒，講話寫報告都能行。有時對同志也像很熱情。但他有一個很大的缺點：自由主義！就不把工作當一回事。想工作就幹兩下，沒興趣了就去耍，倒像個小孩子一樣！他對全連的政治工作不主動，無計劃，等到別人問他：『是不是需要開個會哩？』他這才吐着煙圈，皺皺眉頭，慢吞吞的說一句：『可以！』韓守紅心想：『戰前不動員，臨陣時生着法兒逃避，戰後不做善後工作，指導員的工作在哪裏？』

可是，秦連長呢？連長是怎樣個人呢？

### 三

韓守紅在二連的時候，就隱隱忽忽聽說了一連長是個啥脾氣，來了一看，果然是

這樣的：

秦啓忠是個結實小夥子，紅面皮，高個子，平日敢說敢幹，很有作為。他是太行頭等殺敵英雄趙亨德的老部下。打仗勇敢是有名的，衝鋒時，他走在頭裏。看地形時，敵人的子彈嗤嗤的左右亂飛，他臉不變色頭不低。不管在什麼時候，他那兩個眼睛總是利利落落，有力有神，毫不馬虎。這人性子爽直，大說大笑，十分痛快，是個打仗打成癮了的人。可是他有個缺點——管理方式不好。打人罵人是常事，一見哪個人不順眼，就叫來訓一頓，兩三個鐘頭，叫你立正站端，頭都不敢低。不說戰士們，連部的幾個通訊員就都給他訓得像個小老鼠一樣！這一來，弄成這樣個形勢：戰士們一上戰場高興他，平常可有些害怕他。

呂村戰鬥以後，部隊來到彭城附近的六里溝，在這裏，韓守紅第一次看見連長打人的事：

部隊在二分區和順鳳台駐的時候，有個青年新戰士王恒五要請假回去娶媳婦。當時九團正在整訓中，連部批准了四天假，來回走三天，家裏住一天。但王恒五遲來了

兩天，等到一回來，部隊已出發了。便只好去找留在遼縣城的留守幹部，在那裏幫助訓練新兵。

這次聽說部隊來到了六里溝，王恒五便隨着新兵趕來歸隊。

那天下午，連長有事要出去，走時給指導員說：『跟王恒五那傢伙談談吧！』指導員自由主義，沒有照辦。連長回來一聽說，火了。多日來的氣，決定今晚上發洩一下。當時已吹了熄燈號，連部的通訊員都睡了，指導員在被窩裏說：『戰士們早休息了，明個談吧！』連長說：『不行不行！我要問問！』便在屋裏大喊起來：『都起！都起都起！』嚇得三個通訊員個個從牀上滾了下來。

一會，王恒五叫來了，端端的站在連長面前。

『你說說，你是怎麼回事？』連長坐在燈底下，拿指頭指着王恒五的眼睛。

『一到家，還沒準備好，家裏人無論如何不讓走，村長說作保證，給連上寫信，叫結了婚再走！』王恒五兩眼圪溜着連長的臉，胆怯怯的說。

『你聽誰指揮？聽村長的？』連長喝斥一聲，站了起來，一隻手在王恒五面前一

晃，撲到炕上，撈起個皮子彈帶，雙手掄開來就打。

『說！看你還有什麼道理？！』

『……！』戰士低着頭一聲不吭。

這時候，三間大房子裏鴉雀無聲。三個通訊員站在旁邊像三段呆木頭。他們拿眼睛瞥兩個指導員，連指導員也不敢睜。

老史披着衣服，靠着炕牆，兩手抱着磕膝蓋。扭過臉去，盯着牆角。也不知是他不敢管，還是不願管。韓守紅也坐在牀邊手足無措，他想上前勸阻，但見連長正在火頭上，又怕碰釘子，又怕損失連長的威信，他才來了幾天！

『今天晚上你也不用睡覺了，給我在房門外邊站一夜，好好的想一想你自己的錯誤，想通想不通，明天再說，聽見了嗎？』又回頭對通訊員董文說：『把他帶到門外去，叫他站好！晚上要是偷巧蹬下來，小心你的皮！』

連長說完了，就往椅子上坐，列一個把式。

過了一會，他又吩咐道：『把個人看着他，都睡！』叫三個通訊員輪流看守，

自己脫了鞋，上了炕。

屋裏燈光暗了。

別人都睡着了，老史睡得更香，呼嚕呼嚕，打起鼾來。韓守紅却在牀上轉過來轉過去，只是合不上眼，他問自己：『這像個啥？這是不是國民黨的隊伍？這樣下去還行？……』直到鷄叫時他才迷糊了一陣子。

天一明，王恒五被送進了禁閉室。

早飯後，連長自己不好處理此事，老史却要到彭城去洗澡，他臨走囑咐連長和副指導員在家裏開個會，連長說：『我要補褲子，沒時間！』史說：『補完了還可以開！』連長說：『我這褲子要補一天！』老史『哼！』了一聲，就一扭屁股洗他的澡去了。

韓守紅決心要召開個軍人大會，指導員走了，他便主持。剛開會，老史又回來了，原來他在半路上又想了一下，覺着自己的行動太不對頭。

在這個會上，大家對王恒五展開了批評，誤假的事到底不對，破壞了整個制度；